

孩子为什么学会了“报喜不报忧”

12

热点关注

滕朝阳 著
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然而，太多的自以为是的，太多的似是而非，太多的跟风盲从，使很多为人父母者至今未能成为这一理念的自觉践行者。著名教育专栏作家滕朝阳用实际的育儿经验告诉年轻的家长们，家庭教育是成长无可替代的奠基，而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于子女成长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反思管理孩子的经验以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并上升到教育理论，从中发现很多有益的经验，对家庭教育很有帮助。

[上期回顾]

我们不能直接为孩子实现幸福，却可以为他们实现幸福创造前提，用确定性前提去应对不确定性人生。

家长在工作生活中，总有不顺心之时、之事，回到家中，心绪有时也难以平复。如果孩子刚好犯了点小错误，那么，这个小错误的严重性就很容易被放大，家长非大发雷霆不可。其实，错误还是那个错误，放在平时，或许连批评警告都可不必，此刻却很有可能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就是“迁怒”。

自有了孩子起，我就时常提醒自己，防止把工作中的负面情绪带回家，避免迁怒孩子。但理性归理性，有时还真做不到。暴风雨过后，看到小孩一脸无辜，心中又十分懊悔，便不免联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情景。那时，因兄妹众多，每到开学前夕，父亲总有无名之火，尽管我们小心翼翼，但还是经常撞上枪口，被莫名其妙地打骂。后来才理解，那是由于家境困窘，父亲为上学的费用发愁，便将烦恼转嫁到了我们头上。我不知父亲发泄过后是否会有悔意，但在我，却是做了父亲之后，以不迁怒孩子为一条基本原则，虽然做不到彻底贯彻。

家长若有迁怒的习惯，就很容易给孩子二次惩罚。但在此之外，是不是能做到心平气和，不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呢？也不一定。曾看到一则外国小故事。有一位叫罗伯特的父亲，攒了数年的钱，终于买下了梦寐以求的一款小轿车，兴冲冲地开回家，准备清洗一下。在他擦洗爱车的时候，年龄很小的儿子也来帮忙。等他看到新车伤痕累累，才发现儿子手里拿的竟是厨房用来洗碗的钢丝球。他的愤怒可想而知，而儿子也吓得不知所措。做父亲的怒火中烧，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如果他冲上前去痛骂或暴揍孩子一顿，在我们看来一点也不会觉得意外。但这究竟是一位不平凡的父亲，他战胜了自己的激烈情感，对恐惧中的儿

子说：“傻孩子，谢谢你帮爸爸擦车。爸爸爱车，但更爱你！”

我不能判断这一故事的真实性，但其蕴涵的道理发人深思。小孩帮父亲擦车，动机是无可疑的，结果却闯了祸，这对孩子已是一种惩罚。如果父亲这时再施以惩罚，那孩子就为一件事受到了两次惩罚，这是典型的二次惩罚。对已意识到过错的孩子，二次惩罚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与其说是不道德的，倒不如说是残忍的，可以说是不必要的恶。

下面所说的，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名小学二年级的8岁女孩，因羡慕同学有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就偷偷地放进了自己的书包里。被发现后，老师勒令她写下“不再小偷小摸”的保证书并告知家长。遭到父母一顿暴打后，小女孩到铁路自寻短见，幸亏被民警及时发现救下，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这个案例可议之处很多。见到喜欢的东西就想拥有，对小孩子来说实在是一种普通的心理和行为。在更小的孩子中间，若谁有漂亮诱人的玩具，不必说“偷”，“抢”也是经常发生的。等长大了一些，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径直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有点不妥，却也不能判断究竟有多不妥。对于有一两次类似过错的小孩，加以教育引导是必要的，但动辄贴一个“小偷”的标签，却只能说是反应过度，有害无益。同样值得反思的是家长的做法。他们或许是不能对孩子的行为做出恰当的评估，从而认为孩子给自己丢了脸，所以根本不考虑孩子的心理承受力，以及孩子已在学校遭受的过重惩罚，于是以暴力对孩子进行二次惩罚，差点使孩子走上绝路。倘若不是幸运地被人营救，我想，这女孩的父母一定会内疚、痛苦一生。

对学龄前的孩子，以他们的动

机而不是结果来评价他们的行为，或许更合适，因为他们这个时候的过错，往往是动机和能力不匹配造成的。我当然不是主张家长要泯灭是非观念，一味地保护自己的子女。谁有了过错，都应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样才能确立基本的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问题在于，孩子有了过错，一要问犯的是什么过错，二要问他是否已意识到这样做是个过错，是否为这个过错受到了惩罚。家长往往容易受老师的影响，这自然以信任老师为基础，而这种信任也必不可少。但如果承认老师同样有个人偏好，有时也像我们一样难以完全避免情绪化，那么，当老师反映孩子在幼儿园或在学校的表现时，家长保持清醒的理性就是必要的。

一般而言，成年人有夸大孩子过错严重性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往往使孩子受到的惩罚与他们的过错不相适应。倘若孩子在此种环境中长大，那么一次惩罚就足以摧毁他们改过的愿望与渴望得到理解信任的信心，更不必说在一次惩罚之上再来一次。

我小时候也经常给父母找麻烦，无非是课上捣乱，或和同学打架。有时是老师亲自上门告状，有时则是别的家长找上门来。但我父亲的管教方式，看上去很有点古怪。如果我在外面打架吃了败仗，回到家中哭哭啼啼，就不会再被打一顿；若是得胜凯旋了，则虽有别的家长上门交涉，我倒没事。我不是很了解这种方式的心理依据，但对此并不表示认同。

倘若孩子在幼儿园或学校的表现，总是要通过老师来反映，那么，孩子与家长的交流就可能已经存在问题。还有的孩子回到家中，热衷于向父母谈论自己在学校得到的表扬，对自己的不良行为却讳莫如深。

用成年人的话说，孩子已经学会了报喜不报忧，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学会了撒谎。如果承认这个世界充满谎言，那么，对小孩子撒谎也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小孩子为什么会撒谎。

在我看来，这与他们可能经常受到二次惩罚有密切的因果关联。孩子在学校有了过错，也受到了老师的批评，回家后能如实告知父母，这是对父母的信任，或者还有得到父母抚慰的期待。如果父母再劈头盖脸地批一通、打一顿，他们就会形成这样做不利于自己的认知和习惯。千万不要认为小孩就不懂得总结经验教训。

其实，对孩子加以二次惩罚的现象，并不止发生在家庭教育中，可以说是教育领域的一般表现。很多家长上小学都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作业写错了一个字，或考试忘记了一个数学公式，事后往往要被老师罚写几十遍甚至数百遍。这就是很典型的惩罚式教育，而在此之前，考试丢了分，或作业被老师画了×，已经给了他们教训。我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错了的能做到不再错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重复劳动。对学生的一次过错（比如违反课堂纪律）斤斤计较，冷嘲热讽，不时翻旧账，动辄揭伤疤，让学生受到没完没了的惩罚，这样的老师也不是没有，当然更不应该。

如果希望听到孩子主动向自己倾诉在学校的一切，那么家长就既要学会倾听，也要学会宽容。不能听到孩子受了表扬就眉开眼笑，听到孩子受了批评就暴跳如雷。世上没有不犯错的孩子。说到底，孩子的过错再大，也决不会比成年人的更大。成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犯错，天也没有塌下来。孩子得了教训，认识到问题，这就是改正过错的起点。

2004年春晚，我出现了口误

10

名人传记

朱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朱军首次披露自己数年来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台前幕后，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朱军在书中回忆了那些属于他自己的“零点时刻”：荣光时、黯然时、欢歌时、悲泣时……每一时刻的感悟，都使他的生命愈加厚重。

在书里，朱军将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突出重围，战胜对手，成为央视晚会的当家主持？他和范曾、赵本山、周涛、董卿、冯巩等人的情谊，以及春晚舞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上期回顾]

1998年春晚我选了一套红色服装，为配一件衬衫，我们走遍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一件，却是化纤的，为了防止静电，我只能穿上湿漉漉的衣服上场。

2003年春晚，周涛参演《马路情歌》时，我还问她感觉如何。2004年春晚冯巩就来找我了：“弟弟，今年春晚咱一起演一个节目怎么样？”“什么节目？”“《让一让，生活更美好》，回头我把本子发给你瞅瞅。”我本来就爱好相声，看了本子之后感觉还不错，又是冯巩“请”我演，当然义不容辞。

此时，距离除夕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时间比较紧张了。冯巩只要一进入状态就会立刻变得癫狂。相声以他为主，大多数包袱都在他那儿，我们几个算是捧哏。但是既然接下了这个事，就要对作品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一对新人怎么能在大马路上结婚呢？”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又怎么可能让观众信服？私下里，我和冯巩是非常要好的哥们儿，可是在排练的过程中，我们却经常因为理念不同而吵架，真的动气的那种吵。五棵松影视之家排练室常常传出这样“不和谐”的声音：

“你这个地方不对，我演着不舒服！”“不对就不对，听我的没错！”“凭什么听你的？”“那好，按你的来一遍，再按我说的来一遍，我找地方演出，哪个效果好咱就用哪个！”“好啊！就这么办！我还不信了！”

为了磨出好节目，只要没有排练我们就出去演出，有时候一天会演好几场。观众笑还是不笑，真实还是假笑，声大还是声小，我们自己都会有感觉，都能判断，先前的争辩也就有了定论。几乎每次演完，台本都会做出相应修改，一字一句，字斟句酌。有时候凌晨三四点，电话突然响了，那头传来冯巩特别兴奋的声音：“军，我又改了一遍，这回特别棒，发你邮箱了，你快看看！”我睁开眼睛：“哥，几点了？”“哎哟，真是对不住，怎么这么晚了，你先睡吧，明儿看！”

他还戴着呢，说话的时候已经是他所谓的“明儿”了。那一次我才明白他凭什么能在春晚这样一个舞台上，一站就是二十多年。

在相声中，我和周涛扮演一对新人，冯巩和刘金山扮演两位的哥。他们在马路上发生了一点摩擦，导致交通堵塞。为了赶在12点之前完婚，我们只好在车水马龙中举行了婚礼。虽然是出闹剧，但最终还是挺美满的，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又当了回“新郎”，在观众的掌声中，挽着幸福的“新娘”周涛美滋滋地走下了台。至此，我都以为那会是“双喜临门”的一年春节呢！

2003年，中国最大的喜事非“神五”成功发射莫属，当年春晚总导演袁德旺早就决定了要邀请杨利伟到直播现场为大家送祝福。候场期间，他被安排在了贵宾室，门口有武警把守，一般人很难靠近。零点之前，航天英雄才带着那面曾经陪伴他在太空翱翔过的国旗现身舞台。在场观众无不起身肃立，向我们的英雄鼓掌致敬。“在新春到来之际，让我们满怀对祖国的热恋，默默地等待又一个崭新的黎明。让我们向伟大的祖国致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听到航天英雄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和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一时间心潮澎湃。紧接着倪萍深情地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地说，新春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我们期盼着猴年大吉，期盼着猴年大利，期盼着猴年万事顺意……”她看了我一眼，主持人在舞台上眼神交流再正常不过了，或许她只是出于习惯，但此刻我仿佛收到了某种期待。距离零点还有15秒钟，接过倪萍深情祝福的话语，我情绪高昂地脱口而出：“观众朋友们，‘羊’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

响了！”

钟声还没响，我脑子里先“嗡”的一下！天哪，我说错了！之前在排练过程中，放的都是头一年的贺年电报——某某大使馆恭祝全国人民“羊”年快乐，新年电报确实都是除夕才陆续收到的。整天耳濡目染，听惯了羊年，结果到了场上，竟无意识地脱口说出“羊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怎么可能说错呢？那一刻，我多希望这只是噩梦一场，睁开眼睛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握了握拳头，指甲扎到了满是冷汗的手心，真实的痛感仿佛在劝我——接受事实吧！口误已成事实。

不记得零点过后我又带着僵硬的笑容说了些什么，直到直播结束，我脑子里都在回响着“‘羊’年的钟声”……怎么就错了呢？从台上下下来，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如释重负，兴奋地相互问好、祝福、拥抱……这个年关，他们算是过了，而我却像是被卡在了另一侧，一个人默默地品尝着苦楚，他们的百般热闹都与我无关。大家都去了梅地亚享受“庆功宴”，我走出热气腾腾的演播大厅，走进零下15度的寒夜，独自驾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北京有家了，不光一家团聚，还中年得子，多大的福气！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大奖你都统统收入囊中了，多大的幸运！是不是上天在我人生最得意的一年，给了我一个最失意的遗憾，以此给我警示：别太得意了，器满则覆！

想到这儿我豁然开朗。到了公主坟桥下，车很少，我把车停靠在路边，给袁德旺这位引领我走上春晚大舞台的老导演发了一条短信：“袁导，对不起，过年好。”短短数秒之后，我便收到了回复：“小朱，别难过

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是口误，别和自己过不去，明天重播改过来就行了。”

终于到了家，听到车响，家门已经为我打开。关上门，外面的苍凉也就与我无关了。暖黄的灯光下，一切都那么舒心。我真的要过年了！儿子今天分外精神，梅梅学着我的语气说话，逗得我和丈母娘笑个不停。“饺子出锅咯！”走，吃饺子去！一家人开开心心地过了一个团圆年，谁也没有提那个“羊”字。

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我忍不住对梅梅说起了我的遗憾。儿子也有了，大奖也得了，如果没有那个“羊”该多好啊！本以为这两年圆满了，没想到却是个这样的收尾。我问梅梅：“你听到那句‘羊年的钟声’是不是也吓了一跳？”“没有，我带着儿子玩呢，没注意。还是妈说，‘哎呀，说错了吧！’我还不信呢，我说先别问他，等明天回放的时候再看……没事，导演肯定会处理的。”梅梅的一番话语轻描淡写，似是为我宽心。平时远在兰州的家人总会给我的节目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这次出了这么大批漏网人提了。第二天我没忍住，拨通了大哥的电话。他淡然道：“没事，我身边的朋友都说了，正因为你错了，他们才相信春晚是直播！”

口误事件就这样在同事与家人的宽容与关爱下平静地过去了，直到最后，台里的领导也从未有人批评过我，更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扣去了多少奖金。老天还是很厚待我的，遗憾过后，又是一番惊喜，我和冯巩、周涛、刘金山合作的相声《让一让，生活更美好》获得了2004年度“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相声曲艺类节目”一等奖。

托羊年的福，其实这一年我很幸福！